東林書院志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五

文翰一　記

道德之書厥有英華性命之流斯爲章采湯藝與羲作者自有大觀而東林源流興替所關捃摭弗可闕也文以藏道亦以載心誦其文可以得其心矣志文翰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尤棟

寶祐戊午四明袁擇善從尹常之無錫創先賢祠附庸於學十九年時丁元二眡廟貌不如故自虞君薦發出而教授生徒乃洒掃蕪穢一撤而新巳而增博諭師長之員會孫君桂發居之二人者皆鄉人也相與誦經訂禮爲之言曰必釋奠於其國之先師無先師則與鄰國合國有人焉何庸取之其鄉我楊文靖龜山先生雖非吾錫之人而寓居於郡者十有八載今城東精舍乃其講學之

地是門鄉之先師也鄉者先生標表是祠居中奠位曾謂士崩瓦解之勢我與父之然有不依形而立者參倚如見吾黨小子忍倍此而更師乎喻工部玉泉先生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先生蔣忠文實齋先生何莫非吾錫之人而起家於邑者相望百有餘歲今里中故宅尚有指爲藏書之所非鄉之先生與玉泉遂初實齋三先生已有秩祀而小山先生未及與享迎之致敬獨可遺乎若夫廣漢大儒非不同宗河洛景定間已由此而陞從祀然猶不敢先之繹而江西巖門之派其師友父子視吾諸老先生之所學未能無頓漸之異伊欲借晉人將無同之說以復其位庸詎知不見幾而作乎審厥象而儀圖之盍亦知所變置嗚呼職教者之能爲是言是必有黙契於心而無疑者抑慮夫斯道之無師無傳復質之鄉老蔣公應新以其規接前輩年幾八旬其尚論人品具

得之於耳聞目見之眞公曰如吾五先生則有可言者惟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氏所傳之道至河南二程夫子而復傳而龜山先生蓋受學於二程夫子昔伊川自涪歸獨稱楊謝長進使其學少變於凋落之餘詎有是言哉慨思龜山載道東南士之游先生之門者甚衆玉泉乃登其門而能續程夫子之道遂初不及登其門而從玉泉學亦能續程夫子之道小山實齋二公固不及登龜山之門又不及從玉泉學因龜山玉泉二先生論孟中庸大學之遺言而皆能續程夫子之道故玉泉得之而主紹興之正論遂初得之而爲乾淳之老儒小山得之而居慶元之學禁實齋得之而號端平之善類自九京之莫作而國人之無所矜式也久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始吾學之祠諸賢吾見其居於位者與先生並而果孰使之然哉近若潭之長沙有祠周元公先生而以胡子五峰張

子南軒朱子晦菴爲配者而鶴山魏公了翁因其修祠嘗爲之記亦深嘉尙樂道之今可法也曲禮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曷不即玉泉遂初小山贊齋四先生而配我龜山先生乎議曰然論定然後肖其貌是歲垂光大荒落卜六月乙亥展舍菜之敬周服假冠魚雅就迣枚數先生之族子裔孫有渙乎無替縞孝尤氏喻氏蔣氏文獻之存暨冠者五六人奔走與祭是之禮也救滅亡而扶壞爛豈曰小補之哉其初位次未定繪事未素棟方卧疾未與虞君數四貽書俾識其事奈何不能守墳墓政懼夫無詞以自白其先人何敢表先儒而厲後進輒謝不敏暨歸梁溪澤中值落其成固以請自揆愚陋無能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燾子侍側語之曰二子之所云一老之所發揮是即記也吾奚以文爲汝其敬誦所聞告之執事者雖然棟豈終無言耶夫祭不曰學爲可以祭泰

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然終漢之世其廟猶不出闕里永平二年詔郡縣行鄉飲始祠周公孔子亦未有作廟之文唐武德二年始命冑監立孔廟貞觀四年始敕州縣皆立孔廟出闕里徧祠夫子距今纔六百五十年由此觀之其在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僭也僭祭非古也不於其僭而於其古則寃遺黜異凡今日之所是正者脈幾解逐客之嘲棟不學妄論至此不能不爲先生之罪人

按學者宗祀楊龜山而以喻尤李蔣四先生配實肇於此錄此通東林文翰彼此互證源流瞭如矣 許獻謹識

復五賢祠記 正德丁丑

邵寶

無錫縣儒學之有五賢祠肇自宋季其初四人繼或以意益至九人薇山虞薦發氏實釐而正之損五人益一人是謂五賢五賢者爲龜山先生文靖楊公玉泉先生喻公子才遂初先生尤公延之小山先生李公元德實齋先生蔣公艮貴位則龜山中而南面四君子者東西列焉事具尤棟氏所爲記歷元入國朝以意益焉尤多且遂並列無配今考其人莫不節具章成而其道於龜山則有間矣君子之論焉可誣也成化中祠再葺武功伯東海徐公記焉於五賢之承傳履歷詳矣而他不一及此其意蓋猶夫薇山也然而班造如故弗革益加某少游於斯讀尤徐之文嘗謂是祠一失則泛再失則雜泛可裁也雜不可辨乎盡亟聽亟與嘆而莫可告者正德丁丑夏督學御史安成張君汝立毀諸尼君女冠之居以

修我學宮人或以是爲言汝立乃問於某某謂之曰人之言然盍亟圖之於是屬吾郡貳守盩厔范侯汝霖擇地尊經閣後爲堂四楹中龜山而從以四君子者如虞氏釐正之式復其榜曰五賢凡後所設者則於舊祠祀之謂之鄉賢邑博士唐德卿劉景儀鄭大節謂某實先斯議不可無記乃率其弟子某等來請昔韓子稱求觀聖人之道者自孟子始孟子後千餘年而兩程子繼之今之求道者不當自程子始乎龜山傳程子之道而南者也其在無錫久至十有八年說者謂其嘉泰伯延陵之風於是止而進修焉追惟其時及門若私淑蓋繁其人而四君子者深矣是祠是配其將自龜山以求程子乎其自程子以求聖人之道亦將于是乎在書曰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斯舉也其有之是故裁之以義昔之君子遠矣今之君子爲其難也而以名實立辨焉亦昔之君子之志也雖

然非賢督學其孰與成之

按五先生祠在明倫堂西此則改建于尊經閣後仍奉楊龜山主居中奠位而只以四先生配毋泛毋雜厥旨嚴哉

毘陵道南書院記

邵寶

道南書院曷爲而建也爲祀宋龜山先生文靖楊公中立而建也公南劍人也常曷爲祀之公學於程門還自伊洛至常而留焉謂泰伯延陵之墟也而鄒周三公又與有故故周旋延陵勾吳之間與諸生講道者十有八年其風流在士林功化在後學者博且宏矣是以沒而祀之比諸鄉先生越紹熙初郡始立祠紹定淳祐間繼祠益嚴至勝國時乃有龜山書院之搆而其圮也久矣國朝成化初甞圮廢焉而不　像寓二賢祠者如故前郡守宜賓王侯欲改圖未果今郡守前監察御史瓊臺陳侯實乃卜吉而別建之中祠公二周既仍循半今又益以道鄉而下七公禮也其謂道南何侯之志也侯之志也何以昔程伯子於公之行目送而歎焉曰吾道南矣則斯人之所在實斯道之所在也斯道之所在則地因以

重存固然者侯謂夫祠名以人不若直指其道表章標榜深切著明有以新學者之觀瞻而興其向往之心是之取耳然則於前乎曷徵聖道絕褻自孟子沒至於有宋千有餘年矣南安之會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乎大振此斯文再啟之源天地間一大機會也伊洛之遊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因之大成此斯文再傳之委天地間又一大機會也是二機會者人耶天耶其然也孰能與之是故君子謹諸南安有書院焉名之曰道源爲周程志也今是院也爲龜山志也名曰道南不亦宜乎矧道南云者實出大儒之言由今觀之於斯人斯地爲切侯之命名允矣祠有位列公南面而位中餘則道鄉先生鄒忠公志完教授先生周公伯忱抗齋先生周公伯溫秘書先生唐公彥思並焉皆公同門同志者也外此數公則左右分列編修鄒公德久中丞翁公子才皆公門

人也文簡尤公延之肅簡李公元德忠文蔣公艮貴皆一再傳而私淑者也猶公門人也至於龜巢謝公子蘭則聞風而興起者也師友之分主賓之儀於是乎辨然則諸公於龜山何如道鄉尚矣二周兄弟氣質純明可與入道程叔子實嘗稱之秘書推演師說爲當時直講修奏議炳炳能世家學中丞立王正論爲將師表文簡立朝抗論老成典型元德力辯學禁辨忠爲國忠文抑惡揚善進退有守龜巢崇正闢邪扶植名教事載國史郡志皆無愧於龜山者也雖然祠而無祀可乎私祀可公祀不可公祀何爲而不可也公祀在與龜山並列諸　朝廷從祀矣諸賢者皆鄉賢也亦有祀於祠矣再舉則類是以公祀不可也私祀何爲而可也以義起禮擬之釋菜郡守主之歲春秋一舉取諸田租以供田二百畝租若干石祭之餘以充修理之用不別科率何爲其不可也其費奚

出出某項爲白金若干兩基與構居什之六田什之四是皆有司存焉不足記其記維何斯文之機會非人力所能爲爲天下學者告也記師友之淵源與侯之志爲郡後進告并爲將來繼侯者告也屬記者誰郡諸君子自太僕寺丞白君晟以下凡若干人執筆書者誰南京禮部尙書詔許有疾調理後學邵寶亦郡人也

按前此郡邑已爲祠祀楊龜山先生而道南之義則始闡發於此對後東林建祠因亦取義道南云 [illegible]

城南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學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用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則自述其廢興而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豸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蹟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謂之何爰筆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厥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則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者豈遂淪入于佛老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游不無人矣使有若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

閒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圮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上接孔孟而下啟羅李晦菴統緒相承斷無可疑顧世猶疑其晚流于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浴然不見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于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伯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近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

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嗟
亦不可以無書

重修東林書院記

歐陽東鳳

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與晉陵鄒道鄉諸先生講學東林之上此東林書院所由剏也而地以人重至今歸然龜山非晉陵產也以游寓也而故所講學處存之至今豈蘇子瞻所云以天下之所共有者而獨私以爲寵其尊德樂道有異他邦也歟而龜山者宋儒也余不佞鮮所窺測亦不願剿襲說鈴高談象罔以逃之乎竊察之外竊謂修道之教無非所以綱維世道而共載於生生故學士大夫以道鳴者即其不居議論之間而端緒之引隄防之植入主於人心而釀爲世道治亂否泰恒必由之蓋春秋之亂幾無世矣吾夫子曉長夜而日中之而後天有維也地有紀也故曰聖人有功於天下萬世然而自夫子沒一傳而得曾子再傳而得子思三傳而得孟子遂寂寂無嗣者歷秦而漢而晉以及於唐一綫之脈

若存若亡益至有宋周程諸大儒出而後復一光也非獨大經大法章明較著即幾微纖悉亦一切稟於繩尺凜乎莫或假借焉於是禮義廉恥之閑因以斬然於世而吾夫子之道益尊顯其時又莫之能用越我　太祖高皇帝實始表章朝廷里巷典則具備上以此教下以此學賢智者因而冥契於神明愚不肖者亦賴以有所持循而不至於蕩餘二百年化醇俗美莫有詖淫邪遁奸於其間無亦斬然以開先者端緒確而隄防固也然則宋儒於當代稱功臣矣彼其言曰道苟可行何須在我以俟百世何惑哉乃邇年以來率好爲忘筌蹄無轍迹之談而托其身於不儒不釋不方不圓之地語及主敬窮理等說輒啞然笑之至纇微於國是民生遠不逮劉將長此以往其端益引而其防浸潰世道之憂寧無脈脈愧予氣力微薄不能有所轉動而東林書院亦日就於圮其遂適

使然惟是晉陵尊德樂道有與其他邪二三縉紳先生共起而修復之工既成屬記於予予惟龜山者固程夫子所目為道南者也晉陵之有宋儒學也自龜山始也其言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率性而已嗟乎世皆以新會之自然姚江之良知為第一義而究其所以實非於人性上另添一物也主敬主此窮理窮此亦非於率性外另為一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至今日始洩機欲闢宋儒之統哉余為此懼私心時時念之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與聯集同好恢宏遺緒此其尊德樂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倘宋儒之學因是以張於晉陵而大明於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綱維而不至如余前所脈脈者其所補寧小小也故特著其說以俟書院經始於甲辰之四月十一日九月九日告成貲一千二百緡有奇皆諸縉紳之所捐貲諸臺使監司暨郡邑在列

者各分俸錢及贖鍰佐之薦紳倡始者誰顧文選憲成禮部允成高行人攀龍安封部希范劉職方元珍荆溪史奉常孟麟而陳湖州幼學葉尚寶茂才張孝廉大受同郡錢直指一本王孝廉永圖旅有助焉經理其事者則涇陽仲兄光祿自成也萬曆甲辰孟冬郡中歐陽東鳳撰

重建道南祠記

林宰

宋儒楊文靖龜山先生故閩產第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師事二程于伊洛歸載道而南至梁溪之濵邑子除舍設臯比于是先生止錫十八年爲錫人欲非性之旨立儒釋之防而錫始知有程氏學先生歿書院廢爲僧區四百年而邵二泉先生復之後百年復廢今選部涇陽顧公偕諸同志請當道復焉而侍御駿宇顧公實捐厥址左爲祠祀先生祠之右翼以講堂丙舍集四方士問業其中爲規爲約亡慊亡愧辨經析疑昭若發覆而伊洛淵源不啻披雾雰而耀日月矣先是講堂成則太府歐陽公記之茲復屬不佞宰記先生祠謂宰長茲邑且後先生而稱其鄉人也宰惟吳地自讓王篳路來季子歌風言游禮樂斌斌號文學之國矣中庚六朝五季剝蝕于談塵榛蕪于戎馬悠悠聖脈奄忽長夜非先生正

學脉來五百年墜緒何以昭茲來許韻或謂南宋道學空談無用寀按先生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慮內事外金虜內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追襲至于一鎮不可棄和議不可從責金人敗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碩畫皆熟情形語事變深于兵家者之言此真有用道學豈與爭機鋒而渺功實者埒也或又以其辟應蔡京爲疑不知先生鴻才鉅識行權濟時正善學二程而融之使其志得行于靖康建炎間則女眞可無南覘二帝可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而奈之何阨于權奸不究其用以歿此諸君子所爲扼腕太息而欲寀之論其世也與寀于諸君子無能爲役第常讀東林會約諄諄以孟子性善之旨司南學者正與先生人性上不添一物之說互相符券至諸君子立朝大節烺然炳然今且幸際熙明獲展厥抱他日表旂常而勒

鐘鼎又不第如先生之假寢弱宋以老也學者由諸君子之言以求先生由先生以溯河洛洙泗是則所爲葺墻先生矣是役也後先臺使監司守相若督撫中丞獲鹿曹公嗣山直指御史靈壽馬公起莘督學御史餘姚楊公意白備兵觀察使餘姚鄒公龍望同安蔡公處臺太府潛江歐陽公宜諸各捐俸錢以佐畚鍤費金三百七十有奇其羨九十有奇宰吏足以金矢及毀淫之直共四百金營田二百畝供春秋祀及共學者餼經始于萬歷甲辰初夏成于是年孟冬而講堂則諸君子輸橐搆焉諸君子者顧選部公涇陽儀部公涇凡高大行公景逸安封部公我素劉職方公本孺張孝廉公弦所史太常公玉池及葉尙璽公園適陳比部公筠塘錢侍御公啟新王孝廉公儉齋也經理其事者則顧光祿公涇白而諸生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賢實始具呈以請法得書萬曆丙午孟

春知無錫縣事後學金浦林宰記

重建道南祠記

方學漸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閩人也崇寧間來毘陵訪鄒忠公遂與毘陵之士講學于東林十有八年先生去而士心不與俱去即其地建祠祀之歲久祠圮今去先生將五百年乃有顧公叔時高公存之偕諸君子與于其地修先生之業而是祠復建不佞學漸桐之下士辛亥秋浮江而下就正東林謁先生之祠而禮焉諸君子因屬余記之余惟廢與之由紀綱之役載在邑侯林公記中甚悉可無贅矣無已則先生之學脈乎自周元公以主靜立極程子受之靜觀自得遊其門者甚眾升堂入奧惟先生及游定夫謝顯道三人而程子尤器先生將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已先生之學果盛著于南方若或識之祠曰道南有以哉先生沉潛篤實調官不赴杜門靜養浮沉涵浸人莫能窺者幾十年所自得者益邃一傳而

豫章再傳而延平三傳而紫陽毋教學者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率由此入道稱爲龜山門下指訣史氏但知先生建三縣皆有惠政入朝論列切中時弊黜安石之配享排靖康之和議名聞四方取重外國以爲先生之勝事不知周程之學孰守之以俟諸後而紫陽氏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閎中而肆外號導之而游其源也夫道大矣廣矣乾之大始於專一坤之廣始於翕聚孔子之聖始于默識而顏之如愚曾之守約思之未發謂中聖賢學脉端在於此引一綫之緒而延之不窮宋儒之功不既大乎然則所謂指訣非龜山之訣而周程之訣亦非周程之訣而孔氏之遺指也或謂道無動靜恐有偏靜之虞余解之曰所謂靜者主於理也靜而主於理則中之說也天下之大本也靜而不主於理將入空虛矣用之而失其本心而天理滅矣欲尋學脉當辨似是之非於

毫釐欲辨毫釐當默觀未發之本體世之逐事徇物者馳于動而
不知有靜耽空守寂者又荒于靜而昧於天理其不悖聖學而流
入異端者幾何吾願入斯祠者毋徒肅先生之祀而務求先生之
學毋徒羡學于先生而反求厥脉于自心云萬曆辛亥九月皖桐
後學方學漸

依庸堂記并銘

鄒元標

予友顧叔時歸里偕爾存之諸君子倡學於是闢龜山先生東林故址而搆居焉堂顏曰依庸以書抵友人鄒子爲記焉鄒子能悉庸義鄒子謹按庸義有二庸恒也有久而不變之義又平也有適中之義惟中斯平惟平斯常惟常斯不變凋三光包萬彙綴九有和萬邦皆是物也易之恒卦剛上柔下震巽相與而取義於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曰常夫抱隨珠和璧終朝服裼不如菽粟之一飽也蠱山龍火藻藍縷號寒不如緼袍之敝體也千奇萬狀凋心駭目不如一庸之悠久也雖然庸依人乎亦人依庸乎有庸可依是二之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自少壯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如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友恭慈信自童稚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聖

人者順性而行者也賢人者守此性不失者也衆人者則逆此性而梏亡之者也順性而行者不見庸之可依未嘗作而致其情也守性不失者有庸可依反身而誠者也梏之反覆者不著不察庸之體自在也夫子發憤忘食歸本下學上達下學庸之謂也或曰子思發揮中庸中有三達德九經三重諄諄詳摯一庸烏足概之曰庸斯智斯仁斯勇不庸烏足爲達庸斯通之天下達之國家不庸烏足爲九經庸斯爲禮爲度爲文不庸烏足本之身徵之庶民故守約而施博者皆庸也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今諸君子皆以遂學醇儒棲遲山林者久不可謂不遯矣悔焉亦未耶曰悔者心有所係吝悔亡者毋意必固我之謂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遯而曰肥又曰無所疑是不以知知不以識識不以見見其指深且遠元標束髮向道而疑情隱隱老而彌篤覼

無疑之域尙遠敢曰不悔諸君子自信而自知之謹攜萬東爲記
并係之銘以詒來學
銘曰關閩之學萃於龜山淵源伊洛吾道以南近接周程遠宗
孔顏流風既遠隱怪晃奸既反中庸大道漫漫末路如斯孰當
大觀緊我顧公力肩正學洎諸君子奕奕先覺東林故區罔或
不懿顏曰依庸如水不槩庸之一字義包玄邈精金在鑛良玉
在璞洒渫應對即聖即神知者曰知仁者曰仁日用不知是曰
凡民慥慥嗃嗃厥惟聖人聖徂神伏澆樸散淳寥寥千古誰識
其眞憶我夫子發憤眞修下學上達不怨不尤蔬食飲水曲肱
忘憂浮雲富貴性外何求心通萬古教垂千秋一心一德卒歲
優游繼孔學者顏氏心齋簞瓢陋巷其樂無涯所立卓爾如果
初莖欲從末由撤手懸崖匪言可億匪識可猜德由天運絕鮮

安排亦有曾氏號曰得宗真積力久默識心通一唯之下水盡山窮豐蔀盡撤旭日融融淵源相傳授忠恕爲功忠恕匪他吾性本有彼耽奇者絕根務華騁彼名園千葉萬葩朝華夕悴觀者徒嗟惟此常德宜身宜家窮居不損大行不加誰其尊領以降狂邪標茲正宗與衆共馳熙熙穆穆坦坦怡怡游魚煦沫棲鳥噪枝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我無君詎君無我疑勿謂無奇萬古如茲登斯堂者顧名思義人生泡影浮萍斯寄匪緘且礪胡成偉器從茲致立愼獨立志始信先覺呼醒羣寐勿參以三勿貳以二吾道平平真儒嘉穀精光爍爍明珠在握放之六合斂之一掬敢告同儕自求多福一陽初動天心乃復景喆無寒俟薦交助

萬曆丙午吉水鄒元標撰

歐林曾三公祠堂記順治乙未

黃家舒

高學憲獎勵既復東林之廡居廟以奉
先師又謂再得草廬爲居業地傍搆一楹將祠前太守歐陽公曾
公前令林公其中翁家舒爲之記三公何以祀以三公之重有造
於東林也當萬曆甲辰請院事爲作費醵鍰鳩工庀材殫厥經畫
歐陽公林公實尸之既成而記其事記東林書院者歐陽公記道
南祠者林公也及天啓丙寅逆閹盜柄羣小搆屬矢集東林矯旨
拆毀符檄旁午代屋撤垣勢如風雨又適當忠憲投淵時破巢取
卵慓惕者至欲盡絕忠憲公子士聞曾公奮不顧身周旋艱險引大
義折緹騎匿公子一家請以身當之始免株連三公與東林相爲
始終若此雖然三公何私於東林哉舒生也晚然嘗聞之長者矣
方端文忠憲講席初開守土大吏旌旄之式廬函牘之就正月無

盧曰兩先生非公正不發憤非地方大利弊不入告外此即逋租之訟未嘗一煩縣官至三公之爲守若令也不畏强禦同不受吏胥耳語同不干一無名錢同侃侃行意雖山斗在前無所迴避歐陽公治行第一僅擢額上備兵竟以冏寺閒曹老林公應內召不預臺省選曾公清執聞海內偃蹇藩臬尋中蜚語賴天子燭其明珠薏苡之誣以解拙宦如此此豈借汝南月旦爲游光揚聲彈冠啟事地者乎亦曰緇衣之好高山之仰內結於心耳惟東林不借地方當道重而後東林重惟三公不附東林爲重而後與東林交重於世水落石出事久論定由前言之自元禮門高太丘道廣青蠅貝錦固有詆執贄爲呈身目摳衣爲媒進者顧終不能點及三公由後言之哲人其萎社稷爲墟野老遺民俯仰於萬曆天崇間國[illegible][illegible]與吏治盛衰之際唏噓太息痛端文忠憲爲熙寧之司馬

慶元之考亭即亟思三公爲桑梓麥穗之瀕陽釜魚甑塵之萊蕪試從衣冠輿誦下質衢謠巷議田夫牧豎之口碑數十年來郡邑長自三公外其能以廉平慈惠稱淸流同調名教干城者更有幾人今日甘棠之頌與瞽宗之祭相得益彰廢墜復舉俎豆常新春秋肹蠁雲旂風馬神之格思有不樂觀其桐鄉白鹿邦大夫弟子之賢與禮樂詩書絃歌揖讓之盛也哉夫名宦鄉賢分列學宮循名核實人或意爲輕重焉瞻斯祠也非子孫之陳乞非門生故吏之推挽地隔於閩楚豫章千里之遙而興舉於人亡代易桑田滄海市朝陵谷之後駿奔者無間言明禋者無愧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即濂雒關閩諸賢當日正人心而端學術是是非非守先待後道不越此矣忠憲端文有靈實式憑之學憲此舉爲功於東林豈小乎歐陽公名東鳳楚潛江人林公名宰閩漳浦

人曾公名櫻江右峽江人

再得草廬記

嚴瑴

吾邑城東門故有宋楊文靖公東林書院萬曆甲辰邑先輩顧端文高忠憲諸先生倡議興復其所葺講堂前曰麗澤中曰依庸而燕居廟則室之焉稱廟所以尊

先師室燕居所以別學校也蓋諸先生當日退居弓河讀書談道以爲樂其事固屬于藏修者之所爲而其所祭告之地不在軒墀黃庭之間而在淵邃之室明以示夫林下拜瞻不敢上擬於學宮之文廟而又有取於燕閒居息之義斯固隱而在下者學爲聖賢之志焉爾迨天啟之末訾爲異學矯旨拆毀當是之時忠憲以喬木舊臣不特不能進而行其道於朝并其桑梓弦誦處亦已磨滅剗削蕩爲邱墟是可慨也崇禎戊辰下詔修復時吳素衣先生捐貲首建麗澤堂而燕居廢址如故越二十有八年爲今歲乙未忠

憲公之猶子學憲葺旃搆而新之而又即其地之東偏復搆數楹日再得草廬齋咏文請此日不再得之詩而興起者予惟廢而後復故其地爲再得而苟非乘乎不再得之日黽勉於茲廬之內則亦何以副此燕閒居息之時哉昔劉公元城歲晚閒居或問先生如何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云遣乎夫今天下之處而不願出者蓋亦多矣顧率留連於山水詩酒以此耗壯心而消餘年謂之遣日則可謂之進修則不可予觀學憲自歸田來朝夕子舍甚歡比爾載丁內艱甚哀而事其太公聲野先生孝謹益篤今乃又以其愛日之誠推而續忠憲之志偕其從兄季遜與羣子弟雍容習禮於燕居廟之旁嗟嗟其消遣者耶其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耶抑予於是尤有所感也乘時惜陰之學古今人豈有異焉然忠憲自端文沒後以一身繫朝野之望而羣小詬

詠卒貽頫禍斯其所處爲甚難顧其時海內賢士大夫猶磊落相
望而愉愉然有倡和之樂則其所處又甚易學憲優游林阜無當
世之責似較忠憲爲甚易而扶墜緒於一髮千鈞之際抑又其難
學者推廢興之蹶與難易之故其亦可以慨然而長思矣

重修道南祠記

嚴瑴

竊嘗聞之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乎有源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於是乎有委蓋宋四子學自濂溪至朱子始集其成而我梁溪爲入閩之門戶則濂洛之學所以昌明於吳越數千里之地者實是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載道南還之日始矣方其北學於二程而還也純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渡江以來周旋於延陵句吳之間而鄒忠公及李忠定公又皆與有故故先生遂寓茲土講性善之學者十有八年厥後先生歸南劍直至紹興五年卒夫其在錫也於工部玉泉先生親受業而尤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先生蔣文忠實齋先生遞相師承錫人始知有程氏之學及其在閩也一傳爲羅豫章先生再傳爲李延平先生三傳則爲朱子蓋宋祚既南自閩至吳極一時聲教之盛而窮源

竟委則先生之所以聯屬於南北之際而誕啟文明之統者其功實有被之吾邑學者安可忘哉入明為邵文莊公二泉先生寶繼踰尤李將四先生而起然書院猶在城闉之外迨萬曆甲辰則顧端文公涇陽先生暨高忠憲公景逸先生再能光復故址先是嘉靖中邑侯鄭公已建龜山書院於弓河之上邑乘載之不久輒廢至是重建東林書院為肄業之所而又因其地之東偏特祠以奉先生實榜之曰道南云蓋先生當日不遽歸南劍而久樂育於茲上者自宋政和開始也其在郡邑繼祠先生者自宋紹定淳祐間始也其追封將樂伯以上接乎伊洛而補廟庭從祀之缺者自明弘治九年始也其特祀先生於吾邑以報十有八年之功德而不比諸他郡邑之通祠者則自萬曆三十有二年始也當是之後歲舉春秋釋菜之禮齋宿致敬有嚴有儀東林之盛傾動海內不意

天啟中書院毒有詔毀之厄而茲祠獨以格於邑乘所載得弗毀故修葺之役惟忠憲之從子學憲漢儒公主之既而先生之裔孫善毅君亦慨焉任守祠之責至邇者數年之內與司宗祀諸楊益虔迄今歲己酉茲祠漸爲風雨所嚙蝕學憲貞信宗君劉復捐金輸粟而協修焉經始於三月七日不匝月訖工嗚呼學術盛衰之故難言之矣吾觀熙寧中有王氏學蓋三經新義盛行海內以召靖康之禍先生排斥之不遺餘力至當日文士如蘇黃諸人又皆崇尚釋教未免流於異端雜說之陋而先生則惟力守師說故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傳至羅李以及於淳熙慶元之際蓋五十有餘年遠矣而朱子一出卒煥然有完經翼傳之盛遠紹孔孟以及程朱之道雖幽沉於北而卒能不絕於南者其維持之力也由是而觀二程之學非先生孰爲之後朱子之學非先生孰爲之

前然則後世而有學孔孟及程朱之學者其能不推先生爲守先待後之　人也與吾聞諸文莊公曰祠而不祭與無祠同祭不隸於官與不祭同計先生至今已六百有餘歲自始建祠之初至今已六十餘歲然嘗年閣稱之作書院毀而祠乃巋然獨存豈非有天焉以相之故彙旃公今已請於憲而爲官祭且與鶴嶺君修葺祠擧皆可謂善承天意者而要之學憲志賢賢鶴嶺志親親吾觀於親親賢賢之澤不衰而益知先生所得於程門之學爲至篤而無斁後之人雖百世不忘可矣乃系之詩詩曰

揚州之域泰伯之墟文治精華於此發嘘漢唐以降哲人有作南渡北來宗濂關雒程門領袖載道爾歸于鄒及李穀纖東林人欲匪性片言不鑠教匪一傳斯文有託九峰天柱盼望青旋自吳迄閩道統彌遵羅李承流考亭得派甚甚南服無遠弗屆閩數傳東

孔集大成宋祚雖南闔學益貞天降大任公開其始鬱葱城隅過
化所起嗣有魁艾文莊主盟顧高接席金春玉鳴興廢靡常公傳
不替親賢之澤延及百世爾修爾葺祠宇煌煌此日不再令謨孔
彰勗哉吾儕前修是力萬祖億豆分陰所積

喻玉泉先生墓立碑得碣記

胡時忠

有宋楊龜山先生學於程門載道而南留止毘陵及吾邑東林者十有八年後歸閩中吾邑人親傳其道者實惟玉泉喻先生子才云再傳爲尤遂初氏三傳爲李小山氏蔣實齋氏謂之喻尤李蔣後人祠龜山奉四子配享稱五賢祠蓋開錫人東林之學者龜山也以錫人開東林之學者玉泉也玉泉墓在錫東郭廻溪里明宣德中巡撫周文襄公立水次東倉地當墓右乃命屈曲其基以全墓道正嘉間邑先生邵文莊公謁墓下賦詩曰二十年來弔古心偶因勝日遂幽尋天留丘隴猶如舊地近倉廒幸不侵百世簪纓遺牒遠五賢俎豆古祠深玉泉二字還須碣一束生芻有嗣音玩其語意若悲墓之失碣而深致望於後人者此地去東林講院僅里許然自嘉靖丁亥文莊卒歷七十八年爲萬曆甲辰而東林載

闕又歷二十三年爲天啟丙寅而東林被毀居三年爲崇禎戊辰
而東林奉詔復存諸先輩建復書院與起講席者前後有人不聞
過是墓而弔之也飲水忘源艮亦闕事吾友張子秋紹讀文莊詩
而心慨之順治庚子秋言於麗澤堂講坐中謂墓宜表碣宜補講
畢遂具瓣香要諸同人出郭訪其處至則一望荊榛亂碑卧地不
可辨識不能成拜問土人無答者逡巡而返張子曰幸諸君訪其
後人徐爲之圖不然萬一誤拜徒貽姍笑耳久之爲康熙癸卯二
月果有喻氏裔孫七八人攜宋粉家譜自名鄉來張子喜甚以其
事告吾友高學憲彙旃學憲慨然任貲相與募工礱石大書曰宋
朝列大夫玉泉喻先生之墓併刻文莊詩於碑陰擇下澣之吉自
蓉湖載碑至墓集學者數十人共立之時墓道已除春草未長諸
喻指大冢言曰此吾家玉泉公見者莫不肅敬將立碑丁人舉鍬

用陰陽家言請暫避衆皆趨入旁舍中少頃忽工人報曰掘地尺許得一白圓石大如盤高二尺上有篆刻衆急往觀則横刻玉泉二字篆法奇古迥非近代手筆見者莫不爲之稱異命移置新碑前若香案然於是諸向行祭禮學者行拜禮飲福而别余聞其事而竊思之是碣初立之年與埋沒之故皆不可攷顧久埋土中得文莊詩而復出文莊詩久作陳語得是碣出而益彰何其不相謀而巧相值也非吾張子以文莊之心爲心孰發其機緘耶昔建文忠臣黃太常公子澄潛匿崑邑馬鞍山迨萬曆初有詔下訪而墓地適有訟子孫登祭之頃忽地中有聲如雷裂出一潭見有石誌前是子孫相傳冢在此尚未審至此乃審二事頗相類意者張子方振起斯道續玉泉以來授受之緒一誠所格千載同堂墓碣有靈亦應時而出乎一時同人和文莊韻者荆溪黃珍百同邑呂誠

之嚴佩之錢磯日嚴祺先凿得七人學憲已採入東林續志中詩
皆先日成未及獲碣事余向識張子於講壇引爲畏友於是役有
所卜故復爲之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 康熙丁卯

熊賜履

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論學處也明神廟時梁溪顧涇陽高景逸二先生倡道東南遂因其舊址構爲書院偕同志講肄其中四方之士多歸之於是東林之名滿天下天啟中魏璫煽虐大誅戮海內正人特指東林爲黨籍書院以燬及璫敗有旨修復而喪亂之餘傾圮如故僅道南一祠頹然凉烟衰草間而已猶賴彙旃高先生繼起措持勤修釋茸增築講廳若干年即景逸先生從子也今

天子隆重師儒崇獎道術近　特允言官請詔各直省營建書院爲士子觀學地於是彙旃公子菖生芷生集里中戚友申請於有司庀材鳩工廣行購募越朞月而落成講堂學舍規制悉備諸生以時誦習不異曩時菖生芷生乃走書至金陵屬予爲文以紀其事予蓋俯仰今昔而不勝世道升降之感也從來書院之設本與學

校相表裏晚近以來往往以講學之故致干時君時相之怒嗚呼此何爲者也夫學也者學爲聖學爲賢也講也者講明所以爲聖爲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因其迹以考其心豈非宇宙之常經人生之切務而君師天下者之所樂聞而亟許之者乎乃或者從而嫉惡之至設爲厲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憚誅奪殛竄之加以統毒於當世嗚呼此果何爲者也粤自削跡伐木而後吾黨之禍一見於宋紹聖載見於慶元嘉泰之間迨至前代熹宗之世而其禍彌烈矣世道淪喪國事隨之覆轍相尋曾莫之悟是可不爲之寒心乎哉雖然撫今追昔反而內求吾黨亦嘗有分任其咎者矣蓋小人之忌害君子也非必有深怨積恨誓不可並生於天地間者也惟是平居立身制行殊途背馳不啻若薰蕕氷炭之不相入而所爲君子其人者則又待之甚嚴絶之太過致若輩無地以自容又

不幸吾黨之聲譽日隆交遊日衆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免名實乖違首尾衡決遂不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予以可攻可議之釁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每悍然爲之而畧無所顧也然則講學一事倘可以終廢乎是蓋有道矣方今

泰運方亨宇內壇席之盛蒸蒸蔚起嗚呼此誠斯道昌明之一大機會也則願吾黨有志之士以默識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勿口舌攻擊以矜能勿意見紛拏以長傲尊賢容衆嘉善矜愚偕遊於大道爲公之世而絕無所爲怙巳凌人之弊開嘗世以雌黃我輩之端此則

國家化民移俗之至意而亦從古聖賢開物成務之極功也操斯術也以往將講學二字永爲千古美譚東林名勝直與天壤並存可矣予生也晚嘗從先世遺書與聞梁溪之緒論茲幸逢是役之

竣也爲之盱衡往事不禁感慨係之因著爲反躬刻責之言以自
勉勵且爲吾黨勸也吾黨其亦有以許之否是爲記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康熙甲戌

宋犖

宋楊龜山先生當政和以後爲寓公於毘陵十八年數往來梁溪故毘陵梁溪皆有先生書院在毘陵者曰道南在梁溪者曰東林道南廢已久東林則廢而屢興先是明正德間邑人邵文莊公寶規復之王文成公爲之記按邑志東林在城東弓河文莊所復蓋非故址云尋亦廢萬曆間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相繼營今址重建書院麗澤依庸有堂燕居有廟貯祭器書籍有樓齋舍庖湢有所書院之左爲特祠祀先生以羅胡七君子配而搨其楣曰道南祠歲集友士爲會至者嘗千人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天啟間閹禍作忠憲以不辱死而東林又廢自是屢議復而未竟者垂七十年矣

今上三十一年秋犖奉

命移撫吳牆拜祠下慨然久之會今大冢宰孝感熊公學使海寧許
公適有同志各捐白金若干兩以屬邑令徐君承言經始於癸酉
十月訖工於甲戌二月木石堅緻丹堊有耀崇堂修欄復厥舊觀
既成以記請犖愧未聞道於諸君子無能爲役無已姑誦所聞道
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學者何四子六經是也講學
者何以明道也其理至近其行至庸宜乎胥天下賢智愚不肖之
人無能自外於道學而究之道學之傳斷斷不絕如綫則何以故
蓋自科舉之業盛士爭習爲記誦佔俾稗販之學而馳騖於功利
得喪之途當其童而就塾其師之所教父兄之所期未有不懸科
名爲鵠以希倖其一得者既而以一切苟且希倖之心移之官守
於是循遷次之久速計官階之崇庳營汲之脂韋汩沒終其身耳
矣其或老而知還則市田宅規園池以詒子孫畜歌舞伎妾以自

狀其賢者亦流連觴詠馳心雲聃二氏之說休老焉耳矣彼其於道也則宜顧其人自少而壯而老有未嘗誦習四子六經者乎有能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乎亡有也然則道之在夫人者猶未達也第不著目不察耳不著不察由不講焉耳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夫書院固講學之肆也肆而不居與無肆同居焉而非其人人焉而不事事與不居同是故士之居是肆也必聚賢以爲規矩師友以爲斧鋸刀削孝弟忠信以爲材廉恥以爲繩尺而身以爲器以漸底於成若是則書院之復爲不虛矣嗚呼方二公之倡學也海內清修之士聞風慕義以東林爲歸迨鉤黨之獄與闖賊燎原諸君子至於拷掠剝剔骨塡牢戶者相望而不悔而明亦繼以亡當其時東林一區盡爲瓦礫惟恐摧折拉羅之不盡也距今六七十年姦邪之姓名詬詈未絕而講席再新覩二公時不

異可以見道學之在天壤雖遭禁錮阨塞于一時加日月之晦蝕俄頃而復而士之有志者益可以自信舉不敢竊於代與諸君子有厚望也遂刻石以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 雍正辛亥

陳棃

從來風土之美惡視乎人才人才之消長視乎世教前有美盛而弗彰後欲觀感而無地司世教者必病之誠以高山景行發人向往非苟焉而已也棃自童丱入鄉校負劍先生長者旁聞錫山東林書院爲名賢講學地生長山僻未獲游焉歲屈庚戌之冬忝以學博承乏錫山見錫之人士羽儀炳蔚斧藻繽紛竊嘆人文化成之莫盛於斯也明年春仲仲丁東林之子姓以舍菜請一時薦紳耆宿多與其禮主爵則大尹江公殽核有楚拜跪以儀衆亦幸厠升降之班然後知先正風流不墜而錫邑人文之所從來者遠且大焉嚮自燕居廟而下周覽四顧風雨漂搖牆屋漸壞雖從前當事迭有修葺而須賴後人之相繼者急矣既逾月庀材鳩工橫宇之欹者植之垣墉之缺者完之黝堊丹漆之漫漶而剝落者新

之俾來游者頫以巍煥之觀而增感發興起之念問津之功則前日之大尹含萊而主爵者也夫吏治蒸蒸類能強勉於官守土國家興賢育才之地須之制詔布之令甲每每視爲緩圖應之亦不過文書之苟具況格令之所不及如東林書院者哉維錫邑之學宮蓋首於今守松江郡王公之宰金匱時公更振興東林以風厲士習相與指聖賢之門庭入先儒之堂奧而不徒飾輪奐以騖榮利人文之盛愈莫可量其功不亞於學非誠以世教爲重者能之乎夫鼓舞飭勵育人才以佐

天子學宮責也褧方惴惴懼無以報稱故樂公之振我於不遠抑且垂之於後而其功爲君子之所可繼也於是乎書公名日容字涵爲寧國府旌德縣人書之者無錫教諭石埭陳褧也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五終

文翰二 序引 題跋

東林會約序　　高攀龍

吾錫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龜山楊先生始今東林其息止處也自元以來蕪廢久矣復之於邵二泉先生王文成之記可攷也嘉隆以來又蕪廢矣復之於顧涇陽先生於時中丞則嗣山曹公直指則起莘馬公督學則意白楊公兵使者則龍望鄒公郡伯則宜諸歐陽公邑侯則平華林公皆曰都哉不可失各捐金搆祠宇同邑顧侍御騷宇公則出其所有地以爲祠址林侯復以其工之羨買田供蒸嘗之餘涇陽先生而下同志者又各捐金買地搆爲講堂書舍以爲講習燕居之所而先生復爲約指示一時從遊者葢攀龍讀而嘆曰至矣無以加矣古之君子其出也以行道其

處也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夫飽食而無所事事斯不亦樂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爲耶噫正以不能無事云爾夫人有生則有形有形則有欲有欲則有憂以欲去憂其憂愈大蚩蚩然與憂俱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以復於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浩然于天地之間夫人卽至愚未有舍其可樂而就其可憂然徐而究其實卒未有不就其所憂而舍其所樂者嗚呼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約備矣無以加矣謹刻以公同志者期相與不負斯約云

東遊紀小引　方學漸

予游自魯反孔子之教及吳矣千四百年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錫山乃有東林之勝自是文明之運盛於東南浙之東江之西樹赤幟而主齊盟者踵相接今毘陵諸君子連袂而起復修東林故事余私心仰慕已踰十年頃顧涇陽先生見余心學宗一編不鄙劉蕘而采之冠以序史公玉池亦爲之序梓于陽羨而余遂附神交之末然未之親炙也辛亥秋喟然嘆曰余年七十有二馬齒頹矣斗極猶未之見不以此時出遊訪吾所神交者而印正之縮縮然槁于桐川闚觀自醉人生幾何安能更俟河淸乃放舟而東下安逝之汪崇正吳畏之從行以八月上旬踰廿有六日抵東林惟時涇陽及高公景逸安公我素劉公雉槃張公芸所顧公白餘諸君子賓主會事下榻館余邑中諸名賢次第相見幽討劇譚務尋

學脉之所在焉東林之學以朱爲宗而朱學之要領有超于傳註之外者考之往聖參之近儒未嘗不會而通也再越句偕至毘陵會于經正堂錢啟新先生主之友郡名賢四集迭爲敷宣各吐心得會畢遊玉池不至乃歸及玉池走書見招而舟已發矣惟是明道之錄拜而受之昔王子猷泛舟雪夜將及安道之門不見而返玉池其笑我爲子猷乎十月之望歸桐川裒輯問答之語置之几上一則心目間常若遊勝地侍諸君子而聆其緒欬一則若諸君子時來一默之轉而百朋我也萬曆辛亥臘日方學漸書

點朱餘咏引

錢一本

癸丑冬仲五日余赴梁溪高存之吳叔美等以易相求之約比至軏寒冱冰堅嚴日存之曰此豆會故天若作之緣也稍遲不得來矣逾十日逢長至余偶效巴人一吟若諺所謂拋磚然未幾而琴玉至遂成集題曰點朱餘咏夫易可易言乎世稱易道在蜀然僅露于篾叟樵上未濟男之窮也一問當時伊川不能答噫嘻伊川于易有年一答豈其不能乃無以盡人有能心矣能心易道之所不出也以夫子之聖猶待數年之假五十之學且僅云可無大過蓋以坎離為中大過易之前半耳坎離中處離上坎下男抑女下是之謂窮大過云無尚在半合半離間此夫子遑遑未濟之深心猶然篾叟之所謂窮也學者無數年五十之功而輕言易不幾如窶人說金窮相終身未免乎或再假年一倍由無大過迄無小過

遂爲窩有濟矣免于窮矣夫子終身于易之旨殆子輿氏所謂引
而不發躍如也願與諸友共求之時萬曆四十一年歲次癸丑冬
仲至後之吉晉陵錢一本識

東林原志序

劉元珍

東林之有書院也以明道也龜山楊先生剏起於前涇陽顧先生繼起於後胡不介以乎若是有善脉在耳夫善合古今聖凡而一亦合順逆險夷而一一者何也善也茲脉從來遠矣自羲畫剖訣厥中傳心已揭日月行中天孔子承之曰明善孟子承之曰性善善即脉也無善無脉也有宋諸儒遞衍茲脉而探河洛之源發紫陽之派者非龜山先生乎先生之言曰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只是率性所爲率性循天理是也味先生之言可見仁外無心理外無性即性即心是爲善脉晦翁朱夫子得其傳而謹守之雖以陸氏之學本於孟子而端緒稍殊亂危詞鍼砭不少假借誠恐擇善不精必至岔趣方便執善不固必至別出歧塗惟是因漸思防汲汲不容緩耳乃至今日而無

善無惡之說且浸淫于人心夫象山先生直指當下未至離性善之宗朱夫子猶汲汲防之不啻況舉心體而槩之以無惡虛鏡弄何所不至於是漸決而爲山陰爲盱江甚而爲姚安陽明先生豈虞其流獘至此而今人乃執告子巳陳之芻狗爲先生不磨之律令名爲尊教而實以陰濟其私此涇陽先生所爲惕然懼也懼而思閑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於是反而求之依庸庸者何即龜山先生所謂不可添一物者是先生特爲拈出顯示蕩平正直之規陰折影響荒唐之見期與同堂共識本心精求善脈以仰窺義畫厥中之秘此書院所由復講會所由興也或曰道學之爲世詬也正爲其有善耳盍少貶焉以混於無噫嘻我固有之誰能去之去乎此而道義名節爲贅疣且將入乎彼而不道不義不名不節爲託術矣人有安于不道不義不名不節者乎其所以不安者何也我

固有之也宋淳熙時有謂誠意正心之論上所厭聞者朱夫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及入對首以存理遏欲爲言迨至慶元黨碑樹矣貶竄盡矣僞學之網極於彌天而紫中行應制獨白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蓋前賢甯爲時貶不肯自貶如此今當無忌諱之朝崇理學之日家濂洛而人關閩庶幾直翦荆榛深入堂奥留此如綫一脉常存宇宙間所謂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順逆無險夷無在可容出入可容委棄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志成漫爲弁首以自鞭策矣毋負涇陽先生明善同人之旨萬曆甲寅孟秋東林居士劉元珍撰

東林原志序 萬曆甲寅

高攀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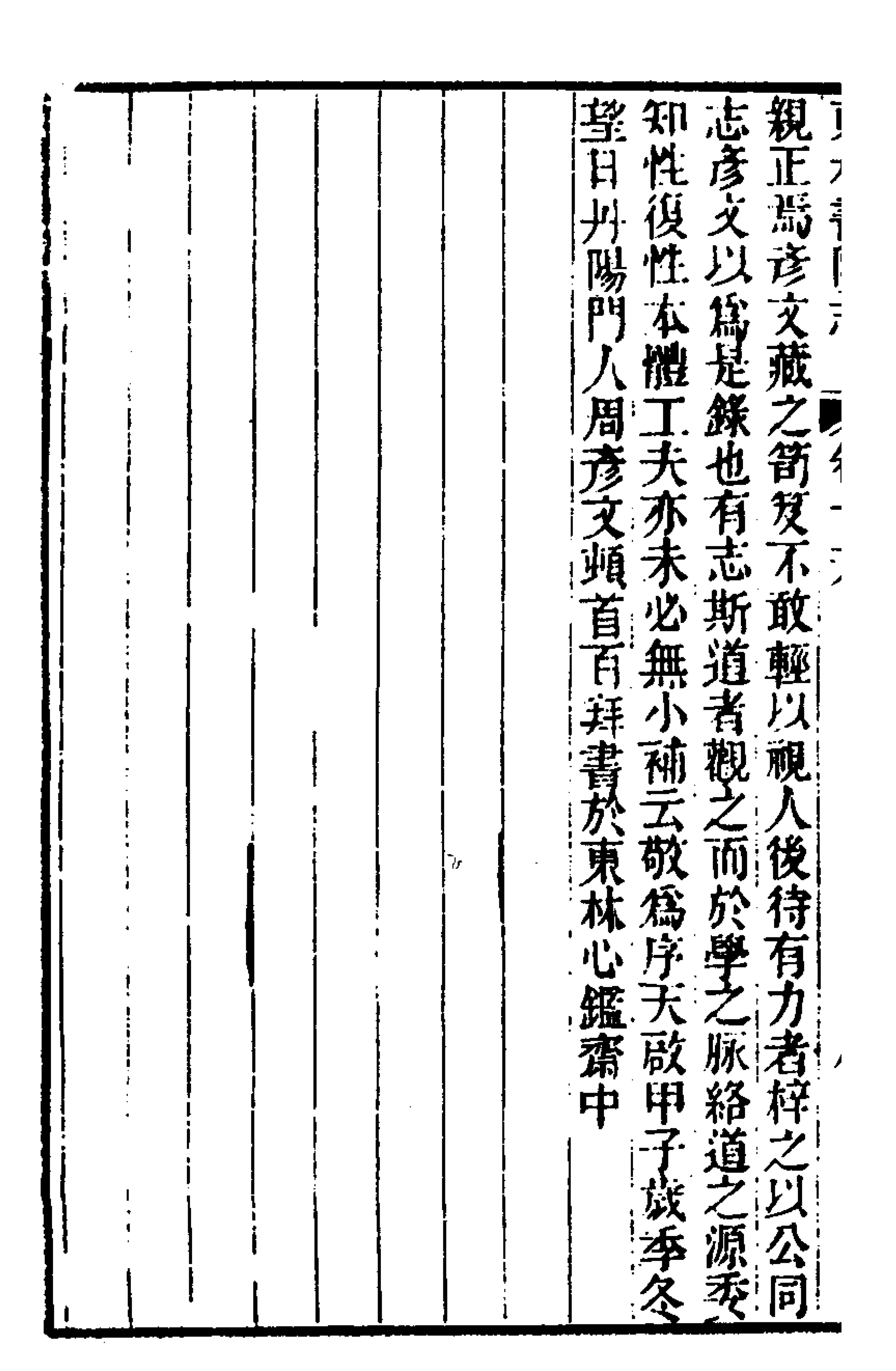
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賢之生豈以一時一地爲盛衰哉程氏之學錮於紹聖閒朱氏之學錮於慶元閒岌岌乎身之不能保越百有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大明其道家誦其書人通其義春秋大一統諸子百家無得而奸其閒即有邪說士得執所守而拒之嗚呼盛矣此何以故洙泗之學洛閩得其宗學者由是而入皆可不畔于道傳之萬世無敝也龜山楊先生上承洛統下開閩傳其棲止於晉陵梁溪閒浮雲流水之迹耳而吾郡至今言學不畔洛閩不忍曲學以阿世于是見先生之精神大而遠也先生於梁溪棲東林東林之廢久矣屢有復者而未竟顧涇陽先生始率同志告於當道而一新之使夫錫之士進則行其道于天下退則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道合則進不

合則退粹粹乎有餘裕也夫世事成毀何常之有變易者存乎時不易者存乎道道之所在易乃不易也有易故不可無志涇陽先生屬志於劉伯先伯先志成以諗於予曰請言所以志予曰道者人之神也迹者神之著也故東林在而龜山先生在龜山先生在而洛閩夫子在洛閩夫子在而先聖在神一也一著而無不著今夫東林之志彙矣堂室則志什器則志圖書則志室敝可葺也器敝可新也圖書敝可更也人敝則斷滅矣何以使人之不敝也曰在學學非他也人還其人之謂也如目本明而還其明耳本聰而還其聰心本仁而還其仁四體本恭而還其恭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本親義序別信而還其親義序別信本來如是之謂性知其如是而還其如是之謂學不學而人敝人敝而神離如呼吸之離于體夫以千秋之神滅于一日哀哉後之君子觀于志必有不忍于

一脉之減而不續者斯脉也即以一念續矣

東林景逸高夫子論學語序　周彥文

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廓清重開新運而爲一代文明之主開基之日首將宋諸大儒咸表章之設科取士經書傳註一尊程朱故自取士以來眞儒輩出確守程朱家法而不變者若曹月川薛文清呂涇野諸先生其人也自頓悟之教熾而實修之學衰嘉隆以來學者信虛悟而卑實踐漸磨既久浸灌益深視居敬爲拘四目窮理爲學究惡言工夫託之本體更不知操存涵養爲何物矣斯文未喪東林代興高景逸先生心程朱而脉孔孟拜官之日首闢世則張子之邪說使程朱之學晦而復明未幾罷官歸里三十年與涇陽顧先生戮力扶正學崇事實修彥文不敏雖侍教有年常恨不能追隨左右故於己未春决志崇任東林就學先生每聆先生之教微言奥旨恐久而湮晦不自揣度記錄成帙請質先生而



親正焉彥文藏之笥笈不敢輕以覯人後待有力者梓之以公同
志彥文以爲是錄也有志斯道者觀之而於學之脈絡道之源委
知性復性本體工夫亦未必無小補云敬爲序天啟甲子歲季冬
望日丹陽門人周彥文頓首百拜書於東林心鑑齋中

周季純記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楨

吳中子弟讀書者不曰讀書而曰念夫讀口耳也而直根之乎念念之一字最可思也至聖門之學不在口耳間明矣而仲尼以學之不講爲憂何也蓋嘗思之讀書而僅僅申其呫嗶如小生之終歲咿唔了不會心卽映孫窗之雪聚車囊之螢祇口讀非心讀也然則講之爲義其非口耳蓋可思矣雲陽周季純游於吾邑景逸高先生之門所聞先生緒論輒筆之書連篇累牘大之包舉宇內細之精析毫毛同志捧而觀之如侍依庸而聆先生之金聲玉振也說者謂季純所學盡在是不知此何足以盡季純所學夫先生性道文章無行不與季純心解而力行之以領之無言之天者寄之有言默識眞故詮述亦眞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非徒劄記而已也若區區劄記而已此夫讀于口不念于心去孔子

講學之意遠矣非季純之旨亦非先生之旨也時天啟甲子臘月

錫山友弟鄒期楨書

周季純述高先生論學語序

鄒期相

客有叩高先生以孔孟宗旨者先生曰孔子之門以聖人所言皆易知易能而疑隱其高者美者孟子之門以孟子之道高矣美矣而欲示其淺者近者此義云何蓋夫子平生只提一學字即說聖說仁總是說學世人不識學之一字即極微妙之宗旨迺以爲淺近孟子平生只提一性字即說孝說弟總是證性世人不識性之一字即極平常之宗旨乃以爲高美此宗旨云何即所謂繩墨也彀率也繩墨彀率云何即率吾之性窮吾之學推到至極者是也此理亘古亘今充塞天地無人不足無時不足信手拈來頭頭皆是特不許人輕覷耳客聞躍然而退具以告諸期相適季純周子錄先生商語謀付梓期相更躍曰季純其以是編爲繩墨彀率乎抑以繩墨彀率公之學者乎期相不敏竊嘗讀先生之語先生之

講義廣大精微羽翼前聖啟發後來況有不語之語不講之講薰人以和風凍日風世以立懦廉頑則斯編也其遂爲先生之繩墨彀率乎哉斯編而足以窺先生之繩墨彀率也則賴有傳習之季純在

真儒一脈敘

吳桂森

斯文一脈所以炳耀乾坤流行今古者惟一二眞儒任其統而儒宗之品騭所以繼往開來則惟於廟廷從祀定其議國朝二百六十餘年得與茲典者四公而已然議時惟薛文清胡敬公無閒言陳恭公未免一二致疑至王文成則可否幾於相半蓋良知之說與紫陽氏原自立一赤幟也故議之最久乃定自是宗王學者導流揚波至有心學理學之名而脈若分爲二矣悟門既闢一切窮理居敬之學視爲塵垢秕糠而流弊且中於人心於是東林君子起而維之言體則必合之於用言悟則必證之於修程朱之說復揭中天而於文成之書則研析精微爲之剖其異指其同而脈之分者復合所謂繼往開來以承千古之統者不在茲乎故謹以從祀四先生與涇陽啟新景逸三先生語錄前後合爲一編按而讀

之淵源一一分明後有具隻眼與大廷議典者知儒宗真脈的有其派而千古常炳不容湮没也其一時並興聲氣同而道脈合者則有闗中馮恭定少墟先生云天啟丙寅孟冬朔東林素衣吳桂森謹識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鄒期楨

自古權衡人物者不越言行兩端其爲聖賢之徒乎未有言而叛經常行而干名教者其爲盜跖之徒乎未有言而合經常行而依名教者譬之鴂舌其音而人以爲不祥者必鵂鶹也嚶嚶噦噦而和鳴於朝陽之梧桐者必鳳也夜能撮蚤而晝不見冥山者必鵂鶹也被九苞之文而高翔千仞者必鳳也蓋言行各從人之本色而呈曾見有鵂鶹其質而能鳳其儀者乎吾邑舊有楊龜山先生東林書院自弘治中邵文莊二泉先生修復後至萬曆甲辰涇陽先生偕同志景逸先生輩尋其遺緒而再振之二十餘年風聲不變士之游其中者卽面揖龜山不啻矣乃異議者嫉之而諸君子遂爲海內所共射之的喙如矢集幾不能容其弦歌誦讀之身其一時所吐爲言所見爲行幾于鳳也而鵂鶹之矣顧按其本末而

論東林何以崛起于萬曆之季也則世教頹而士習壞諸君子退而藏修兢兢焉持一身以為之砥也顧不幸權奸志得而東林摧東林摧而權奸之燄益煽而不可制迨聖天子破邪謀除逆黨於是乎東林名節忠孝之正議道德仁義之高標乃復伸于天下是其一興一廢實為我朝二百六十年來剝復否泰轉移之一大關今諸君子往矣所遺有顯有晦有修有短有常有變轍跡不同乃其言行具在君子乎小人乎翼風化者乎傷風化者乎所不可一日無於堯舜之世者乎所不可一日容於堯舜之世者乎虛心以觀當不待有目者而自辨也余不揣輯而存諸笥其得十人涇陽顧先生　啟新錢先生　景逸高先生　玄臺薛先生　涇凡顧先生　靜餘許先生　筠堂陳先生　我素安先生　本孺劉先生　燕超華先生　曰東林諸賢言行錄皆一時同堂親炙于摳趨之下所得最真者若夫聲應氣求凡宇內名卿碩士持正論行正事者不一

表八十六錢其題之曰東林然臭味則孚而時地則睽不敢僭分摹
陋俯三吳近地稔游於斯者恐見聞未眞亦姑闕焉以俟後之君
子第不免僭踰遺漏之罪幸尚論者有以教我崇禎元年戊辰冬
錫東後學鄒期楨書於文行社之一簞軒

東林諸賢言行錄序

鄒期相

我梁谿一帶瀠如錫山屹如輶軒所至未嘗不嘖嘖甲宇內曰是固乾坤之所鍾毓而名賢之所爲宅也及攷方輿徵人物明興二百餘年名流不乏而其粹然于道德之林者邵文莊公以後指不多屈焉抑又何也吾鄉鄉語每以蠡斯之嵩爲文莊惜予獨謂其不然春秋尸祝于龜山先生之祠實唯七賢予曾持眞予說以諗同志同志以爲確評蠡斯鬱起肇造諸賢濟濟一堂一日千古予亦嘗草東林志自龜山先生以下諸賢彙爲一書以質景逸高先生會先生詔起東山此一重公案至今未了適公甯仲兄編東林諸賢言行錄期相乃作而嘆曰有是哉玆編之不可無也有天地則必有日月有日月則必有聖賢有聖賢則必有聖賢之徒諸賢實聖賢之徒也跡其言行是不一轍或得其全段或領其一體要

以廷獻則正紀扶綱家修則闢淫距詖蒞官則澤覃萬姓居鄉則德庇一方處常則瑞鳳祥麟履變則孤松冽雪一時則教思足以淑人後世則流風足以埀憲鬼神之精川岳之靈合而萃于諸君子之一身誦其言佩其行直與文莊後先輝映近接薛胡陳王四先生嫡脉而遠紹道南一派直傳者也若諸賢可蟣則是三光亦可晦蝕兩儀亦可易位矣開闢來有是理乎哉或曰子之表東林偉矣乃見不越毘陵抑又何也曰從吾耳目之所逮也其異地之豋于斯歌于斯堪與諸君子俎豆于斯者予生晚耳聞之未及目睹之也行俟夫後之尙論者而已矣若夫精核而約收之以備異日廟廷從祀之議則又有吳叔美眞儒一脉在後學鄒期相敬書

復興東林書院序

儲　乾

不肖乾游東林未三十年幾見書院之興而廢廢而復興矣其昔之興也興於涇陽顧先生景逸高先生與錫邑之諸君子也其所以興者天理也曷言乎天理蓋龜山之脉即濂洛之脉也濂洛之脉即洙泗之脉也此一脉之在千古無非天理不可或絕而不續故曰其所以興者天理也乃書院之方興也啟新錢先生獨憂心悄悄慮見愠于羣小而不意前知之哲信若蓍蔡逮天啟丙寅忽見書院之毀矣爲黍離矣然豈天理也哉未幾而崇禎聖天子御極僅逾年而明旨煌煌允復書院此教思無窮振民育德之盛心也豈非天理也哉而三先生已往矣不覺令人且喜且嘆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繼三先生者豈容乏人於此有人焉欲肩其任未果而商言于余余曰而忘高先生之託重者乎曩昔高先生應起

廢之詔而北上也慮東林之擔荷無人特造而祝曰屈指東林定屬君于是重之以四拜君亦黽勉承當歲不輟講不忍天理之一日晦雖狐鳥妖孽剝辨剝膚而君已爲碩果矣茲逢七日來復之期正當剛反量力而經營之不必驟覩舊跡之盛雖一門一堂亦復也且成其始當必有成其終者毋曰書院餼羊也夫聖人有杏壇而後三千之徒有所集倘堂構落成則四方之士向道而來者朝斯夕斯雍容講習於斯將斯文之興起殆未可量君不見龜山演脈後有考亭乎此一役也爲千聖繼絕學者此也爲萬世開太平者此也爲聖主宣教化者此也爲斯民立生命者此也厥係誠重矣特其任非一人之任宜人人各自以爲任而并力一心者第寒素如不肖如華認菴無裳帛之可裂奚以助君但有此心但能助君以言耳朱子有云以其至切至急便當着力竊以爲書

院之復在世道人心之最切最急者今聖天子聰明睿知固蚤見及此也即今便當對揚天子之休命而量工命日捐貲任勞敬之敬之毋隳乃力所謂屈指東林定屬君者非他觀華吳先生也崇禎二年歲己巳季秋朔宜興後學儲乾快覩東林之復而來也謬辱觀華先生與認菴先生之命謹序

東林原志序

嚴瑴

萬曆中載邑先輩顧端文公涇陽先生屬劉本孺先生撰東林志而高忠憲公景逸先生爲之序時方屬稾未梓且謀始則備未及興廢大都也余小子瑴生最晚既獲睹滄桑陵谷之變而又竊搜往牒蒐諮方聞於是東林之詳始粲以析因爲讐訂原纂附益成書志二卷附兩東林辨暨或問凡三卷序曰嗚呼東林之所從來遠矣古今道法宗孔孟孔子之文取諸文王乃文王之諸父太伯實始居句吳伯二十傳而季札來延陵此又文王之文之遺而伯與札皆孔子之所爲誦至德而書碑樹墓者也然則吳地之有太伯季札不異文王孔子之在周魯固不得謂聖人多起西北而不生東南矣周衰學廢秦亡足論漢廣川董氏唐昌黎韓氏稍闢孔氏門闥迨宋二程氏首振絕學鳴於中州而未涉江以南自將樂

楊龜山先生師事二程還始駐吾邑之東林紹明程氏學以迓續乎文王孔子而太伯季札之以文教廣東南之傳者蓋於是乎益振此東林之源而其祠所以迄今稱道南也越二百餘年國朝邵文莊先生學宗龜山肄業處亦名東林更百餘年則端文忠憲兩先生直能光復故址以詔來學計其時距龜山講學殆五百歲適值孔子接文王之數雖末學不敢以此訢訣其鄉先生而要之數有適叶罔可誣者豈不奇哉由是道高疑積德立謗生萬曆中蜩螗沸羹以東林為質的幾二十餘載而鉤黨之禍遂至熹廟之季而極會毅廟奮起蕩服手拔巨奸東林諸舊人差次柄用即不肖者未嘗不蘖芽其間而以王鉞在御不復至有同文禁學之獄无亦皇極建而淫朋比德者屏也皇天不弔殃我聖明甲申福王既立更有一二遺孽忘國辱而理私怨迺復執東林二字掘泥而揚

波者而廟祚且隨之以抵于盡或曰東林黨人之目幾與朝局相
終始諸君子爲天下首功能不爲天下首過乎哉嗟嗟諸君子皆
學龜山之學而今顧以其所學爲趣亡之具耶按元豐元祐閒有
王學有程學從程氏者龜山也於吾邑一傳爲喻玉泉再傳爲尤
遂初三傳爲李小山蔣實齋於閩一傳爲羅豫章再傳爲李延平
三傳爲朱考亭宋雖南猶以是數公者維繫百五十有二年而亡
若從王氏則章惇蔡卞諸人不數十年汴京灰二帝狄死矣是則
程學之效燁然可睹而謂學其學而趣亡者耶且諸君子不但無
趣亡之失而其功有三昔龜山立教以無欲爲宗而或者疑其流
於禪王文成則謂吾邑邵文莊曰惟先生克辨及文成倡學姚江
以致良知爲宗而或又疑其流于禪則亦惟端文忠憲二先生克
辨故端文曰小心忠憲曰真知實踐皆凜凜訒訾於儒釋朱陸幾

徵異同之間是功在學術天啟丙丁之交璫忠竊政幾於戚莽移劉女嬰甕李賴東林多士爭先赴難而碩果尚存者又有汲黯制淮南之風於是九錫備物之計遲而代邸渭橋之輿迹此固九廟有靈亦孰非諸君子呵護之勇也是功在朝廷滕文患齊楚孟氏進效死之策龜山先生以爲知命且謂言苟出於儀秦必知謀之私而非天命之正矣嗟我毅廟躬殉社稷非龜山所爲天命之正者乎至于兩京淪陷忠節輩出而吾邑馬文忠公華吏部公實與其師忠憲先生步武相望使異日謂東林明教以後其君則蹈萬古未行之孝其下則奮一堂相命之忠君臣朋友知生知死是功在名教嗟夫悲夫諸君子勞苦功多如是而必欲坐以不韙之名如韓非所謂人臣以爭事而亡其國者斯亦誣矣朋黨之故歐陽氏言之甚辯余亦不必爲諸君子贅今第窮源竟委輯成一編俾

天下知東林者非猶甘陵太學白馬淸流之類蓋其地爲吳太伯故墟而其學則由龜山以溯二程由二程以溯文王孔子所爲上不得無以政下不得無以教者也庶呶呶之舌聞此可撟而邦之人或有聞風而興起者亦不愧生句吳延陵之墟矣乎

東林原志序

姚宗典

梁溪之有東林書院其來舊矣在宋楊龜山先生剏之我明萬曆中顧端文公高忠憲公重葺而新之而屬劉光祿伯先生生爲之志因未壽諸梓非傳今其鄉後學嚴子佩之慨然爲詮次本末詳列興廢事蹟并諸先賢傳記立朝在野不朽諸文辭粲然成大觀焉剞劂既竣走吳門問序於宗典余何人也蓋自少秖於庭趨見我先文毅通籍以前一章難後起之士翱翔於端文忠憲光祿諸名公之間以道義相期勗甚厚既與忠憲光祿同朝與聞國家大計尤敦莫逆逮後端文忠憲兩先生易名大典實擬自先文毅貞死生不貳之交老成典型次第彫謝迨至今日風流盡矣記有之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嚴子知先文毅之於東林有干城好仇之誼而以析薪負荷庶幾望余余惟憶曩昔家庭間一二舊聞蓋嘗曰

顧高諸公原本龜山以振堂輿非徒言古人之言皆能行古人之行者也其存心必依忠孝其律身必主無欲故凡遇是非邪正之際持之獨嚴不畏當路不憚權璫侃侃告君誓以七尺殉吾道是東林之楹桷柱礎皆千常之松柏爲之後人不知駮且以蓁葹溷蘭輿以醯雞儆鳳皇何比擬之不倫哉又曰講學一事在先輩用心處尤不可及熹廟辛壬之間遼左淪陷京師戒嚴士大夫日夜潛發其帑南還首鼠觀望時關中馮恭定公吉水鄒忠介公特倡講社於輦轂之下一日公卿畢集互有諮叩酒三行忠介振音誦王文成人心有仲尼之詩以侑之恭定又颺言於衆曰國家多事食君之祿莫知死綏抱頭鼠竄者踵相接吾輩備員九列各宜喚起親上死長之念爲國人矜式今日講學何可已也由此觀之東林之仕學如是朋友切劘又如是設使三事大夫盡若諸公則邊

庭安危大勢豈無賴焉而今世運傾頽河決魚爛有反謂數十年門戸之害肇自東林磽磽致缺禍貽宗社如厨顧俊及之足以危漢清流白馬之竟以亡唐余每不平此言夫顧高一時之東林皆馮鄒之選也諸公皆重名教植綱常之人乃所謂鬚眉特異衣冠甚偉者也謠諑竄逐皆不得竟厥用若近之羊質而虎皮妄自稱羽翼東林而究至以權賄殺其身以患得患失賣國家者原未嘗厠足於講堂一與吣鱣魚鸛雀之數而可以是病東林哉抑何不觀東林之鄉又有馬文忠華吏部大節炳然輝桑梓而壯山河者若而人耶生有正學死得正命前茅後勁精神在天卓哉東林斯亦劫灰桑海中之魯靈光矣故此一志也亟當懸諸日星以昭一代之冠冕俾天下萬世知真人品之在東林誠不愧關閩濂洛嚴子之功直在世道豈惟其鄉余不敏願執鞭以從事焉

東林原志序

吳興祚

道者天地之所以位學者聖賢之所從出也剖於羲畫儆於危微衍於洪範至宣聖氏以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約之而本體工夫易簡昭灼于是乎道學之統萬古中天矣四子既湮大義日舛漢儒訓詁唐儒詞章譬諸土木被文繡全無血脉洙泗之緒斬焉無遺至宋之周程張朱始知返本先從戒慎恐懼立定脚跟而其揭以教人也則融會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旨以為居敬窮理四言令學者試一居敬而其心有不正乎意有不誠乎試一窮理而知有不致乎心正意誠物格知至非即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乎則是宣聖堯舜之嫡子也程朱洙泗之大宗也學者而苟志于聖賢則由程朱以求洙泗由洙泗以求堯舜亦猶之農服其先疇匠遵其規矩子孫守其祖父之傳器即可謂之才也明也善繼述者

也自後世私智者出或口誦而衷離或儒名而墨行高擬生安耻由困勉考其學敬義無所夾持推諸心理欲幾于無別而堯舜以來相傳之意遂不能無毫釐千里之差此守先待後者所以必兢兢辨之也明之末季以道學爲諱遂有東林黨人之號嗟乎東林何罪哉稽昔宋賢楊龜山先生游寓梁溪時講學東林其名遂著同游若胡德輝喻子才二賢俱能有功宋室其後尤遂初蔣實齋李小山諸公相繼而起悉其淵源之所漸也明儒邵二泉顧涇陽錢啓新高景逸諸公追慕前徽不泯其澤即其地創爲書院以祀先生歲時率其徒講習于中相爲砥礪其學閑邪存誠其行反躬實踐靜則有體認動則有準繩而不敢崇虛悟騖新奇以從事于荒忽故其人心術光明操履堅卓雖攖大難不屈不撓以無忝乎天地之正理則其平居講學之功至此亦既效矣區區禍福固君

子所不道也

皇清接統唐虞表章理學以考亭氏為正傳舉業家有不遵註者咸黜勿進向使東林諸君子生當此時豈不皆我　國家周召畢散之臣哉而惜乎其不遇也史稱考亭之學得于李延平延平之學得於羅豫章豫章之學得於龜山而龜山則親炙二程之門者也血脉潛通授受親切今東林諸公發明考亭之道以溯之於龜山爰及乎二程卽以是印心于洙泗就範于唐虞遞次相及若經緯之在天也流派相從若河漢之在地也試舉象山姚江之統與為衡量其果孰正而孰閏也耶由是觀之則梁溪之在九州地止彈丸黑子無足輕重至于道學一脉嫡系繼傳文獻似續直可與濂洛關閩配五嶽而並峙于天地之間蔣生也晚不得與東林諸君子同時而講道猶幸數十年後得以令於地而登其堂雖庭階蕪

祀講誦寂寥猶令人向往低徊留之而不能去今高藁𣸣先生忠憲之猶子也示余東林志所載會約及祠堂禮器班班可考苟循其舊而興起之不猶勝于岐陽之鼓石跡僅存曲阜之履約𦃃俱化者乎予於序述之餘竊有望於後之君子時康熙己酉仲冬穀旦三韓後學吳興祚謹序

道南列傳敘 順治辛亥四月

高世泰

張子秋紹有感於道南之緒羽翼既衰而宗傳莫一也夫楊羅李朱之為大宗炳于千古矣在錫言錫則有喻尤李蔣皆宋儒也考亭之後為蔡西山為黃勉齋勉齋世適則為何王金許皆產於金華為元儒入明薛胡兩先生之後惟東林居敬窮理之學守程朱而不變斯為真且正故從祀之議羣推泰和之羅梁谿之高近自漸善達至祁陽燕山北平之間久有正論而未定學者徒飲掘地之泉不識廬山之面可乎張子乃追敘文端門庭步趨如一者得十六人為道南列傳又顯有瘢瘕在胸者弗與于溫良之列其意甚盛命余序余乃言曰於戲古今之道有顯有晦一堂之學有是有非顯晦者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所能及故世治固顯世亂亦顯惟真或顯之而至于晦雖晦而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亡晦

固無損于顯也若乃所學一非則無所不非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天固畀之以清明純固之氣失學則散而爲昏汚雜亂心志貿貿莫知所之抑亦何所不至哉甚矣道脉爲一綫之微不可差也聞之文莊王氏曰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學惟楊中立載道而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爍然復明于斯世此爲道南二字之義也然其說似衍于歸南歸北而非有道所樂聞或又曰文莊何以不言王氏學而言蘇學竊意維時新經行世挾勢餘以爲驅勢餘衰歇其壽亦遂消亡不至淪肌浹髓幵漫至今而未艾然則蘇果何學乎朱子有定評矣蚤竊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斯兩言也所以爲蘇氏議尤議夫自蘇以後非蘇而學爲蘇之俗學也彼夫挾策干時或詭譎其詞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廉隅失跌宕爲英豪樸

曾爲蠹劣寡學多能爲有力先從後畔爲知權其小售而趾高小不售而喪氣者皆浮動之俗趣也有能跳越于朱子兩言之外者乎隨俗浮沉與時上下類非志士之所欣無如迷謬于趨舍權術之異顚沛乎得喪憂患之殊如扁舟下滄海遇風濤而失楫欲矯而自立也誠難故東萊呂氏曰惟不溺于俗學者始能求實學何也俗之所貴道之所賤也俗之所趨學之所恥也且夫世味移人酸鹽甘苦誰不究轉歷嘗但以漫易之心人之多見其浸淫以謹嚴之意持之則反中藏約而內守通達變化而外應蓋德成性安無往不得至理之所寓當年文靖立雪程門所得應不踰此而何以程學來南之日蔡京則禁挾元祐書秦檜則斥之爲僞學當其禁之斥之而學較明者道之顯也至于莫或禁之莫或斥之而文靖久缺于廟庭之祀直至弘治年間止文莊特疏補入惟吾郡邑

各有崇祠所以補典禮之闕失遡正學之淵源匪細故也前乎此者雖顯而猶晦也嗟乎孔子之後不應有邪說朱子之時不應有異同思其不應有者何以不能無則卻岐路之羊不亡于路而亡于燭理之不明初志之不篤也爲今之俗得毋有慕蘇張而不能竊口佛老而不能醉者乎斯何足責焉獨怪夫誦習程朱而踐履不符克治不力騖虛悟矜捷獲我慢自高俗子爲甚故當揭之實則大道運行無分于南北聖學宗傳惟求一是而已

東林志後序

尹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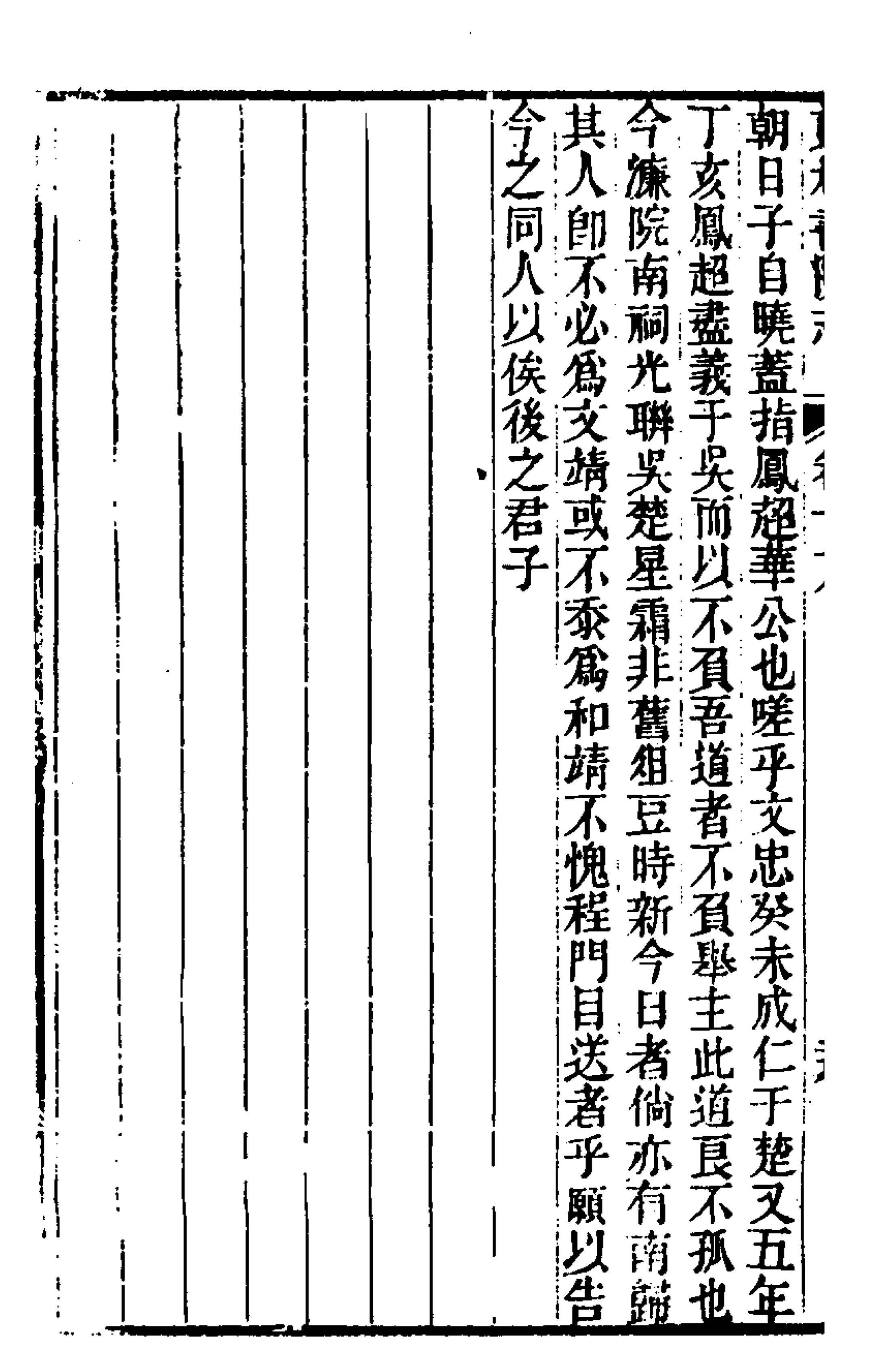
珩幼孤日侍先大父惠州公先外大父胡觀察公遊江夏年家郭文毅門卽竊聞東林語迄窮經三十年閱歷四朝頻更變故益信東林有人歲庚辰珩已困頓老矜忽接治臺袁公臨侯一紙亟稱楚中學使得一正人爲高忠憲公謝玄也袁故豫章鄒忠介同鄉人生平坎軻磊落摧折不磨丙戌磔柴市者吾楚舊有濂溪書院武林葛水鑑師草刱丹艧亦復廢于乙丙年間及吾師秉憲涖楚重新講席此道方如日月經天都人欣欣躍起而珩以是科方補更鳴事畢奇特頌說囊中癸未春房座當湖倪師以門下門生儀引見馬文忠公是時同譜在座八人復有門生見門下者文忠悅獨舉手珩云此龐眉皓髮者生耶楚學憲書來稱文章德行今歲舉場獨得子因與珩及君闇龔伯興兩先生商論拙選明文元問

及選中所紀學術事功當湖亦有矜色顧珩自疚形穢何敢厠足東林然翳桑十三年冰淵艱難苦恨誠懼以隕越先大父者重謬辱于師門也頃自吾師從滄桑陵谷後翦除荆棘恢廓道南與同人修明遺乘命之曰爾珩奉先教有年矣豈有一言乎珩拜稽首珩惟三百年綱常之重自革除衆貞創其始實東林諸君子震其後芬香似續炳明長夜近有以陽九之厄譏訶于數十年門戶比之漢唐宋朋黨誤國嗚呼蜣螂轉糞于日月何傷夫朋黨惟牛李德裕雖才皓無學術其黨無足論者若建寧元祐皆極一代端人吉士已不得與白馬明流並論何況東林范孟博云善善惡惡爲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然布衣抗憤危言詭激致使公卿側足屣履到門東林之生徒無是也甘露無謀輕召事變致使南牙北司互相矛盾宰相肘掣一無所施東林亮節非是比也且當

時皆以主闇國危奸人竊柄宗社從而顛覆若我毅廟在御宵旰宸膺非如桓靈之庸懦僖昭之童昏徽欽之昏淫厲天降割殲我國家乃以堯舜之主蹈恨哀平千秋萬世讀史者定嘗掩卷涕零而可以危亡潰敗委罪東林門戶耶且以漢唐全盛之時新莽妖曌皆不崇朝而更制服色易天下如反掌若逆閹煽禍紛紛建立生祠稱頌功德諸君子奮百折不回之身爭一綫不絕之鼎血肉狼籍視死如歸卒之彼其鼠首顧畏兆祚眞人逮夫燕京遘難大行身殉社稷惜此時老成凋謝朝寧如晨星落落而碧譽濺地依然仗此一二老爲日月爭光比于秦淮枯咽易水金臺文謝寥寥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誰謂忠孝節義之維繫不于東林而誰屬哉況忠憲溯流止水如鑿醴泉馬文忠華吏部淵源步武皆揭揭于耳目或者以牆例既廣指此中一二蒙面洪惣頑鈍之尤者以爲

詬駡則同一聖人之裔也何以孔光附莽孔融見殺于瞞趙汝愚見逐于侂胄師學偏爲犬嗥是知賢則爲北地王不肖則爲安樂公雖父子兄弟不能變化氣質又可玉石朱紫不分致憾于當時設科之心以爲來者不拒耶昔韓侂胄使優人王喜峩冠濶袖象大儒戲于宋甯御前因極言紫陽迂濶不可用殊不知投匭封事偉煜金石使當時不爲權奸泥沮立朝僅四十六日豈不大有可觀李青蓮一代人豪爲永王璘所廹遂不得與杜陵齊名至今惜其嘲魯儒一詩幾與王喜同病是可爲識道學者刀圭且夫東林合天下爲席非一鄉一邑而梁溪實爲滲沮發源之所肇基于楊文靖左右于邵文莊而剏復大成於端文忠憲天崇兩朝旋毀旋復三十年來瓦礫烟銷有同禾黍今復拓廓于吾師之手是可見芝本有泉燈傳薪火青氈如故嶽音不容隕響也若夫道未墜地

振起在茲憲節宗風廣永江漢未能舉人所不及見聞者爲阿所好但約略中外所及知一二事如折跋扈將軍而强鎮斂容戒軍吏無犯忤軍容兩豎以去就諍震怒至尊一撤回一正法傲骨凌霜儼是當年衆正毅冒凶鋒剛大不回厥承家學至遭逢明聖得行其請功在三楚美歸一人則處勢得全快于忠憲有非人之所能爲者矣然珩楚臣也請得言一二楚事以爲吾道不孤之一助可乎吾鄉江夏賀文忠公分闈熹廟壬戌給事易三房每爲珩言日夕捧家封史讀書爐夙興夜寐卽一焚香上告冀感動后帝賚一貞人以事天子已而栩栩起得一卷暗中模索此必貞人是年元亦出文忠門爲吾鄉竟陵劉士徵兄珩舉相慶恐卽指劉文忠謂珩士徵良不愧稱門前輩而此中更有一士他日國家必當倚賴子識之因復舉前夢中語相示余以姓名請文忠曰子自有同



朝日子自曉蓋指鳳超華公也嗟乎文忠癸未成仁于楚又五年
丁亥鳳超盡義于吳而以不負吾道者不負舉主此道良不孤也
今濂院南祠光聯吳楚星霜非舊俎豆時新今日者倘亦有南蹟
其人即不必爲文靖或不忝爲和靖不愧程門目送者乎願以告
今之同人以俟後之君子

東林學案序

黃宗羲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爲口實以爲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寱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皐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眞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淸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

之道辟則坊與淸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之議臧氏之竊位議李氏之旅泰山獨非淸議乎淸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閹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淸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撑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蓐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吟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題千里同聲卷贈方本菴

顧憲成

余憲成私淑本菴方先生有年矣蓋嘗讀其會語數編揭言數[illegible]于今更喜得身教先生表章正學士類嚮風憲成宜循牆負笈附弟子之末尚愧未能乃先生不遠千里駕扁舟攜二三高足儼然而臨覘東林德愈盛心愈下萬頃汪洋孰窺其際此憲成之所爲茫然自失者也憲成行年六十有二耳精力已銷亡盡矣又不能自愛時時善病先生加憲成十年而神甚旺色若孺子行往坐臥洒洒自得非養深積厚何以臻茲睟盎此憲成之所爲惕然有省者也王山陰羅旴江並以妙悟推而與論不大滿者只爲其襲傳食故事所至溷有司其門人且往往緣而爲市耳先生至子邑且數日邑侯陳石湖聞而造謁始往報焉瀕發擬送一舟謝却之人以爲過從行汪宗正安述之曰先生素守如是不可強余輩亦不

之强也聞者嘆曰可謂是師是弟矣此又憲成之所爲欣然中心悦而誠服者也夫非先生之身教乎哉及憲成等朝夕侍先生則先生又時切提撕不一而足同志來見者大叩大應小叩小應不少倦也已而言别又作别語剖示玄珠叮嚀反覆令人即欲自棄而不得此又先生之心教矣憲成何幸坐而獲多益于先生爾爾因退而記之置之案頭以爲但于此一展玩焉便儼如先生之臨其上無敢戲渝并寫一通納之先生以爲先生誠不我忘但于此一寓目焉便宛如憲成之在側當源源而施鍼砭也先生許之庶幾千里惓惓始終其不虛也已于是酌巵酒爲先生壽送至毘陵赴經正堂之會而别萬曆辛亥九月顧憲成謹

跋點朱餘咏

葉茂才

毘陵錢先生受易于江右名儒而心有獨得著像象啓見窮極闔與才受讀有年矣癸丑冬會友高存之偕二三同志延至東林講易多士雲集匝月始竟谷克其量而去蓋曠舉也亦奇逢也先生始至適當一陽始生意欲激昂晚學闢拓心胸而後授以易學乃首倡雅詩而朋輩和之輒成一編因命才題其簡末才聞張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蓋性一太極極本無極謂之無則太極也謂之有則無極也有無俱泯爲物不貳不可析而分也分則多歧一則其貫故惟不言有無是名知性耳諸子見性未圓立言易詖卑泥名相高涉玄虛陋孰甚焉旨哉張子之善言易也而因易以通于詩學異而理同始異而終同易不言有無而詩可知矣才病憒廢學詩與易一無所闚惟是有無之間偶窺一斑

請先生裁之蓋人之生也性所同而質所異故參也魯回也庶在聖門已不能無殊而一傳再傳愚之脉常近庶而見爲有庶之脉常崇虛而見爲無則源雖一而流漸分矣而況二氏九流分道而馳其相去不益遠乎吾夫子因性牖民循循善誘詩以興之禮以立之至于易則以爲天地鬼神之奥不可雅言直欲終身玩焉而不厭而往日涇陽先生設教亦每先日用而後深微其于講易猶謙讓而未遑也蓋性道難聞而不輕抉以示人意深遠矣由今日之會慶今日之逢竊願聞先生之易學而深有得焉始則自無而有不爲實繼則自有而無不爲虛終則愈有愈無愈無愈有而洸心于太極妙契于無極極則一矣一則無所能無所不能矣而詩于何有易不云乎天下同歸而殊途同歸云者太極也性也性無顯微無聲臭不可以有名不可以無名故大易不言有無誠獨窺

性眞高出千古而非諸子所敢望也吾以此言易可以得張子未
發之旨即以此言詩亦可觸此通彼因往知來舉一而反三矣一
斑之見如此惟先生終教之萬曆癸丑仲冬梁谿後學葉茂才叅
之甫謹跋

跋點朱餘啄

高攀龍

啟新錢先生之於易也蓋四十年動靜食息于其中矣當其精思力踐之熟一旦豁然見夫聖人畫乾畫以象天畫坤畫以象地合乾坤畫以象人故夫卦之而八重之六十四皆天地象也皆人象也像其象焉之謂人不乾不坤不震不巽不坎不離不艮不兌之謂匪人世人知易之爲象不知象之爲像是人與易二之也說易者自程朱兩夫子而後先生可謂再闢乾坤之門而發其蘊矣然像象之書行于世理深文奥學者至不能句罕有知其義者吾邑吳叔美諸君謀于攀龍曰豈可當先生而不得其道一闡于錫之士耶龍曰然于是迎先生說易東林先生欣然許之以十一月六日至又四日而日長至其夕相與飲酒而樂先生爲詩示學者朗闡之義一時從游士賡而成集先生既序而刻之攀龍復申其義

曰夫關心關也其紛念爲商旅其眞宰爲后商旅不行則內固扃而省方則外馳闔乾坤之門而爲闔斯闢乾坤之戶而爲盛德大業三百八十四畫直一畫綰之而先生閉關之義固像象之扃鑰也癸丑十一月二十四日教下高攀龍敬跋

跋東林景逸高先生論學語

祝可久

余自乙卯春三月問學宜興史玉池先生始得會先生登其堂淸淡無華丰範皆古遵守朱夫子家法額曰居敬曰三畏而聯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每領教時見客問及他務僅一兩言而止惟談學卽諄諄然余初會閒僅識先生之品高先生之學正未識先生之如何下手如何得力戊午秋復來東林久住求學先生示之曰學以復性爲主入門最直截者莫若敬但人不識敬耳不識敬則敬只是敬識敬則敬卽是性此所以貴窮理也余參求不通月夜仝會中任希顏周季純二君辨動靜合一之旨師云天在人身春在木人居天內木涵春之詩余默思之獨坐時目視耳聽皆動也靜何常不動由用閒子臣弟友皆靜也動何嘗不靜理無動靜敬無動靜此所以蓋性乎抑鬱數時忽於先生至教幾有八門今甲

子春閶先生北上敬俟行期就坐商先生之學會周季純蔣的侯與余談甚歡遂以數年記錄示余余閱而輯之過新安適覺我程君一見心賞遂授梓人余敢謂得力有年要亦不忍虛先生之教也因述其顛末如此謹跋德輿門生徵于祁可久百拜書於來喜閣

高景逸先生論學語題辭

吳桂森

儒家之有語錄昉于程門皆授業諸賢所錄耳授語也迄今而程氏遺書昭垂日星與六經竝重使後之學者得遡伊洛之源以接洙泗之脉在此書也則諸賢之記錄力不易矣天之未喪東林代興啟新錢先生涇陽顧先生眞儒輩出而天又鍾其脉于景逸高先生斯編也則雲陽季純周子所錄耳授語也先生之書又將與遺書竝重矣季純亦知書中之宗旨乎先生之學本于復性而以居敬爲立本以靜存爲入門夫惟以靜而入故讀書窮理步步有實證夫惟以敬爲本故致知默識步步臻實詣此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爲性命眞宗旨也是以東林之教標庸言庸行之矩而談契悟者未嘗不厭心洽志于微言片語間景逸先生宛然程伯子爾將後之學者由東林之脉以遡伊洛之源在此書也則今

日季純之錄其爲力洵不易也夫洵不易也夫

跋東林續志

華允誼

天下學人少而不學人多學矣知信正學者少而彰異趨者多故儒宗一脈孤行每有厄運宋德昭之季往往已然若吾邑之有東林書院宋龜山先生始也龜山學於程氏學成而歸淯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既歸徧寓梁溪紹明程氏之學於是有東林書院書院左祠祀先生曰道南志宗也書院久且廢國朝邵文莊先生學宗龜山議修復不果嘉隆以降則學術蓋多歧矣姚江掃除格致單揭良知其說深入人心髓而程朱正脈幾處閏位於是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倡復書院闡繹而救正之高先生之言曰止至善之學必繇格物入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辯性學心學幾微異同一一究晰端委專以居敬窮理兩言軌一學者使不得逃於虛詭於似浸淫於無忌憚之歸功于後學甚鉅然而側

目東林者自端文時已蘖芽其間蘊積日深浸成水火乃至秊不
學之人詆誹學者乘奸閹竊國狂走趨附鈎黨羅織禍始烈當是
時書院毀廟貌圯先賢絃誦之席至蕩爲飛塵鞠爲茂草同文之
徃海內憤鬱而忠憲以蚤炳先幾取義汨羅之沚東林厄運至此
而極矣毅廟嗣興不動聲色而誅夷大憝旋下明詔修復天下書
院吳素衣先生首捐貲搆麗澤堂三楹爲之兆申酉禍移宗社鼎
湖載泣望帝魂消何所復措思慮學憲高彙旃先生旣歸田始修
舉墜緒復建立燕居廟旁築精舍數楹額再得草廬曰君子之至
於斯也將茂明先業光復吾宇後火前薪似續一線在此日矣繼
者滅沒于烟墟榛莽杳不可得而幸乃得之設復悠悠忽忽此日
其可再乎嗟乎彙旃之志勤矣彙旃事其尊人聲野先生誠敬懇
至念忠憲先生一體手足之愛雍雍愉愉言容晬盎無時不感接

神明而斯志斯事又烏可已然而今昔之時義則殊矣在昔徵道
廣而今似虞德孤在昔則知章而今自宜用晦辟氣之違合勿間
也形迹之異同勿論也藏修一室之中自審樞機自嚴師克學好
爵而利斷金豈異日事而得毋劫毋否耶抑余於是重有感也忠
憲之蒙難也在丙寅三月遺表外一不遑他及唯東致家季云心
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蓋明以朝聞夕可之一事親挈
而付之戊子四月家季直講事斯語懸隔二十餘載而師弟傳接
不謀而合不介而孚要之各成其是程子云學只是成就一箇是
而已錢啟新先生云易始乾終未濟不見是不失爲乾龍失是則
爲未狐是非存去之介辨之早嚴之獨斯庶幾戒慎恐懼君子之
中庸噫東林之爲東林依於是焉已爾實見得是夷險以之死生
以之君臣師友大義皦于星日世俗誹毀爭攘如蝗螟聚喧於神

明何有而深維四十年中俯仰百變以端文忠憲兩先生至誠動物楧棫作人之雅意而末幾忽不保其終以諸黨人銜颷虐焰遮障天日處無不立毀燼而迄於今留不食之碩果嗚呼倘亦有懼而思闇惕惕于廢興之故者歟其廢也摧之折之人也未始非天其廢而復興也培之篤之呵護之天也而正存乎人天未喪斯文責有攸歸矣敬識末簡以諗同志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六終